



学术之光文库
XUESHUZHIGUANGWENKU

毕节彝族发展历史研究

陈燕英◎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学术之光文库
XUESHUZHIGUANGWENKU

毕节彝族发展历史研究

陈燕英◎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节彝族发展历史研究 / 陈燕英编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112 - 7213 - 3

I. ①毕… II. ①陈… III. ①彝族—民族历史—研究
—毕节市 IV. ①K28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4122 号

毕节彝族发展历史研究

编 著: 陈燕英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6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7213 - 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陈燕英 女，彝族，1970年出生，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毕节试验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黔西北民族历史文化。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2012年获“中国贵州人口·人才·素质高峰论坛”论文评比一等奖。主持完成校级项目1项，参加完成省级项目2项。现主持校级在研项目1项，参加省部级在研项目2项。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JZD010）部分研究成果；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毕节试验区研究院自主招标项目“毕节彝族传统体育与旅游文化发展研究”（编号：13SYQ5号）前期研究成果。

前 言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的民族。彝族古代文化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南地区是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彝族先民远古就活跃在西南地区，在这里生息、繁衍，不断地探寻着关于天、地、人的问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彝族远古先民学会了使用天然火，后又发明人工取火，发明弓箭，有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创造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天文历法。彝族先民在这里建立过“君、臣、师”为核心的奴隶制方国政权，在历史上留下了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掌握彝文的毕摩和摩史用彝文创作有很多古籍，记载了彝族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支系的发展历史，是我们今天了解西南地区发展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但是，彝族的文字只有彝族贵族阶级才有机会学习掌握，彝文经典也为彝族君长国统治阶级之一的毕摩世家所秘传，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彝族贵族内部发生政权更替、战争破坏、有的毕摩世家乏嗣等原因，彝文古籍大量毁损，流传至今的可谓九牛一毛；彝族各支系、家支的历史不为其他支系、家支所了解和掌握；不识彝文的彝族群

众只能以祖祖辈辈口口相传，或者通过毕摩主持的各种婚丧仪式、节日庆典等仪式活动来了解和传承民族文化。

位于黔西北的毕节市是彝族世居地之一。彝族远古先民中的一些部落和支系较早在这里建立奴隶制方国政权，确立了古代彝族在黔西北的统治地位。据有关彝汉文史籍记载，彝族在黔西北曾建立过卢夷国、朱提国、夜郎国、罗甸国、罗氏国（罗施国）等方国政权。尽管自汉代起，毕节彝族建立的一些方国曾归附中央王朝，但直到清代改土归流前，彝族上层统治者始终控制着毕节。因此，毕节在古代不仅人口上处于“夷多汉少”的状况，文化上也是彝族文化处于主流文化地位。

改土归流后，因受明末清初战争和清王朝用武力进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影响，毕节彝族人口骤减；毕节彝族贵族丧失了对地方的统治权，其对土地的控制范围亦因汉民的大量涌入而不断缩小；作为彝族文化主要传承人的毕摩丧失了昔日的政治、经济特权，成为彝族普通劳动者中的知识分子；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渗透和彝族群众生活处境的极端困乏，毕摩对彝族文化的传承作用和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微弱；在宗教信仰上，除了彝汉混居地方的彝族群众因受汉文化影响而改信道教或佛教外，威宁、赫章等彝区出现了大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彝族群众皈依基督教的情况。

清末至民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毕节彝族中的有识之士毅然投入救国救民的民主革命斗争行列。余达父、杨柏瑶、李仿尧、张承业、陆宗棠等彝族爱国人士，为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贵州辛亥革命、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经过土

地改革、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彝族和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民族自治县、自治乡，彝族人民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党还在毕节地区培养了一批批像文朝荣一样乐于奉献、能吃苦、受各族群众拥护的彝族领导干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彝族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各民主党派中央、省地各级政府的帮扶之下，彝区“山绿起来、人富起来”了；彝寨的孩子们因为有了更多的机会读书学习、了解外面的世界，能轻松地走出大山，到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彝族的传统文化也在国家“救人、救书、救学科”的政策指导下，得到发掘和保护。

本书旨在以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考古学、民族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通过大量发掘的考古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彝汉文古籍的相关记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探讨毕节彝族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始终注意遵循以下原则：

一、收集、参考资料种类不厌其多

笔者认为，编写本书需要厚积薄发。只有对要研究的对象多收集材料、对掌握的材料进行一定的鉴别、筛选，去粗取精，并对所选材料进行仔细研读、比较，才能从宏观上来把握所写的内容。因此，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实际阅读过的参考文献并不限于书后所附书目；对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引用于其他书籍的材料，力求从图书馆和相关研究所资料室查找原著或经典书籍资料进行核实；收集田野调查资料并亲自进行田野调查了解毕节彝族民俗文化发展情况。

二、务求采用真实性、可靠性高的文献资料

有些资料虽然是为研究毕节历史的史家所称道的权威资料，但其里面的资料引用时也要注意鉴别和分析，例如，关于毕节彝族历史上使用过十月太阳历的问题。《大定府志》上说“水西以正月为岁首，乌撒以十月为岁首”，如果据此认为十月太阳历只在乌撒地区使用而没有在水西地区使用过就大错特错了。在原水西政权管辖的范围内，至今还在使用的很多地名是根据彝族十月太阳历中十二生肖确定的转转场场期名称命名的，这是从田野调查资料中得到认证的。《大定府志》上的这段材料只能说明水西地区接受汉文化的时间和进程较乌撒地区更早更快。

三、不囿于已有的观点和结论

本书主要是收集、整理、介绍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但为了不使读者对一些问题产生误解和混乱，编写时不囿于已有的观点和结论。

关于毕节彝族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支系建立的夜郎国国名称谓，不同资料因彝语音译存在有“益那”、“夜郎”名称不同问题。本书编写时用“益那国”称武爌氏建立的政权，用“夜郎国”称彝族六祖中武支系武夜郎建立的政权，避免读者阅读时对“先武”和“后武”问题产生名称和时空上的混乱。

关于毕节彝族的宗教信仰，用“毕摩教”称呼至今毕节彝族民间还在信奉的本民族宗教。学术界至今没有“毕摩教”这种说法，但“毕摩教”却在彝文典籍中和彝族群众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夜郎史传》“夜郎王法令”赫然规定“毕摩教”为国教。今天，现实生活中彝族群众称不同的丧葬仪式种类为：彝办、汉办、信教。

彝族群众称请毕摩用毕摩经书念经、采用毕摩教仪式的葬礼为“彝办”；称用道教经典仪式或佛教经典仪式举行的葬礼为“汉办”；称既不采用“彝办”，亦不采用“汉办”的基督教仪式葬礼为“信教”。从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皆能说明“毕摩教”在毕节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存在。

本书对于想了解、研究毕节彝族历史的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书稿完成时间仓促，加之资料的欠缺以及笔者研究能力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章 关于彝族及毕节故地上的远古居民	1
第一节 关于彝族	1
第二节 毕节故地上的远古居民	9
第二章 毕节彝族的政治发展概况	25
第一节 毕节彝族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古代方国、土司政权	25
第二节 毕节彝族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52
第三节 古代毕节彝族的社会制度	67
第四节 近代毕节彝族追求社会进步的努力和斗争	76
第五节 民族区域自治	83
第三章 毕节彝族经济发展概况	86
第一节 原始农牧业经济	86

第二节 奴隶制经济和封建领主制经济	92
第三节 封建经济	126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毕节彝族的经济变化	131
第四章 毕节彝族文化发展概况	135
第一节 毕摩、摩史与彝文古籍	135
第二节 文学、史学、哲学	139
第三节 天文历法与节日	165
第四节 习 俗	171
第五节 宗教信仰	198
第六节 教育与医疗卫生	206
第七节 音乐、舞蹈、工艺美术及体育	216
参考文献	228
后 记	235

第一章

关于彝族及毕节故地上的远古居民

第一节 关于彝族

一、族源

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世居少数民族，也是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的民族。长期以来，由于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汉文史籍很少涉及彝族的历史，而彝族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籍和文字又由毕摩世家传承控制，导致彝族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缺乏全面的了解，加上年代久远，彝族的族群不断有新的民族成份融合进来，也有部分彝族族群分化出去，形成或融入其他民族。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彝族的族源问题变得较为复杂。

关于彝族的族源问题，由于被主流文化视为正统的汉文史籍对彝族族源无确凿记载，研究者们亦各据其理、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土著说等。东来说认为：彝族来自战国时期的楚国，居住在洞庭湖流域，是楚将庄跻进军西南时迁来的。南来说认为：彝族是古代越人或古僚人的后裔，是从我

国西南边界，甚至西南各邻国发展起来的。西来说认为：彝族来自欧洲，与雅利安人同源，或与高加索人种有关。北来说认为：彝族是古羌人的后代，是从我国西北甘青高原南迁来的。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彝族的主源是西南地区的土著人。“众说”证明了一个事实：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彝族族群发展过程中有不断分化融合的现象。笔者认为，彝族人从古至今，始终保留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共同的心理特征；纵观各家之言和其所持依据，彝族族源土著说比较令人信服。其理由概括如下：

1. 依据现当代考古发现，彝族先民活动的西南地区曾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西南地区有很多古人类遗址：西南古猿（开远古猿、禄丰古猿、保山古猿、元谋古猿）；旧石器时代人类（巫山人、元谋人、盘县人、水城人、黔西人、桐梓人、昭通人、丽江人、昆明人、蒙自人、姚关人）等；川滇黔三省都有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被发掘出来。

2. 根据不断公之于世的彝文古籍和翻译整理的彝文古籍记载，彝族先民经历过从猿到人的演变，有很多关于彝族古代先民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的文字记载。

3. 大量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表明：考古获得的材料呈现出明显的彝族文化特征，能够与彝、汉文古籍有关记载相印证；彝族先民是西南地区远古时代的主体民族。

4. 彝族人对火的崇拜、沿用至今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和彝族八卦，正是彝族古代先民在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变的气候条件下对天、地、自然环境进行探索和思考的结果。

5. 依据现在保留下来的彝族谱牒（父子连名）资料，使今天的研究者们能把散居在西南各地的彝族家支悠久的历史联系起来，构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彝族古代历史发展脉络图。

二、族称

彝族因其古老的发展历程、历史上曾建立过不少方国政权、加上家支林立，使其族称也变得繁多和“众说不一”。

据史料记载，彝族在历史上曾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和他称。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彝族称谓有：“诺苏泼”、“纳苏泼”、“聂苏泼”、“纳罗泼”、“迷撒泼”、“濮拉泼”、“濮瓦泼”、“阿西泼”、“撒尼泼”。“里泼”、“葛泼”、“罗泼”、“罗武泼”、“阿哲泼”、“六米”、“休俐”、“勒苏泼”、“山苏”、“阿租泼”、“格濮”、“阿武”、“他鲁苏”、“撒摩都”、“六得濮”、“纳查”、“拉乌苏”、“纳若”、“咪西苏”、“罗罗”等几十种不同的自称或他称。其中，以“诺苏泼”、“纳苏泼”、“聂苏泼”作为自称的彝族，在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总人口中用得最多。

彝族的族称，随不同的历史时期，彝族人对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对彝族认识的变化而变化。

古代氏羌的生活和文化特征如以父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言语多好譬类；死则焚其尸；贵妇人，党母族等，与历史上彝语支各族相比大概相同，所以氏羌曾被视为今西南彝语支各民族的先民。

秦汉时期，彝族先民被称为“昆明”、“叟”和“僇”等。《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明当时主要分布在东起滇池一带，西至澜沧江流域的广袤地区，其聚居中心为牂榆泽，昆明是西南夷中势力最强盛且人数众多的族体，因而被称为“大种”。西汉后直至唐宋时，昆明作为族称仍被采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昆明，在黔川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马，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披虎皮。天成二年尝一至。其

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者来。”叟与昆明属同一民族群体，为夷人的“小种”。汉末魏晋时期，叟逐渐发展成为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夷系民族的族称，在有的地区，叟与昆明互用。叟作为彝族先民的族称，在近代彝族中仍保留着，今彝族自治州自称“诺苏”、“苏”即人之意，而“苏”即“叟”的对音。僇也是彝族先民早期的族称。汉武帝时，设越僇郡，与活动于这些地区的僇人有关。

唐宋时期，彝族先民被称为“爨蛮”、“乌蛮”。唐时，南中大姓氏称霸“南中”，其统治区域内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爨人成彝族先民的族称。以后，爨人逐渐成为一种专指彝族的他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曲靖府》说：“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这一时期使用得较多的他称是“乌蛮”。乌蛮是居住在东爨区域内的主体民族，“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乌蛮中以阿苴路、陈猛、夔山、暴蛮、卢鹿蛮、磨欢敛、勿邓七部著名，史称“乌蛮七部”。七部中除勿邓外，其余六部分布在滇东北和黔西北一带。

元明清时期，彝族被称为“罗罗”。“罗罗”即唐宋时期的乌蛮。李京《云南志略》说：“罗罗，即乌蛮也。”“罗罗”原是彝族先民某些部落的自称，“罗”在彝语中意为“虎”，自称“罗罗”，意为“虎族”，与彝族崇拜虎图腾有关。《玉溪编事》说：“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有罗藏山。”“罗罗”的他称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地人民政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民族识别工作，彝族人民逐渐少用或不用地区性支系的称谓，自愿统称为“彝族”。关于“彝族”的统称，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确定的。1956年，各地彝族上层人士聚集北京共商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大计，在谈到旧时“夷

族”称谓时，大家都认为不妥，毛泽东主席提议将“夷”字改为“彝”，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依据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决定把“鼎彝”的“彝”作为彝族的通称。“彝”是我国古代青铜重器的共名，“彝”字有“夕”字旁、有“米”字旁、有“系”字旁，意蕴这个民族同胞肉挂屋顶，有吃有穿。它象征彝族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与祖国大家庭内的各兄弟民族共同鼎立，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接和创造美好未来。

三、彝语和古彝文

（一）彝族的语言

彝族有自己共同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根据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第四工作队的调查，彝语分为北部、中部、东部、南部、东南部及西部六种方言，每种方言之下，又分为若干次方言、土语和次土语。各个方言之间虽然有较大的分歧，但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等各方面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在语音方面，辅音较多，元音较少，韵母皆是单元音，声调一般只有三四个；在词汇方面，同源词一般可达40%—50%，同义词和类别词相当丰富；在语法方面，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位于被修饰语的后面，形容词、一些动词用辅音清浊交替或声调变换表达使动式的语法范畴等共同的特点。

（二）古彝文

彝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文字的民族之一。早在其母系社会繁荣时期，彝族先民便发明创造了“写形写影”的作为交际工具的图画文字，其后图画文字发展演变为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再发展演变为表意形彝文。

毕摩（彝语音译，又译作“呗耄”、“布摩”等）创制和发展了